

桐城吳先生集

17



廣陵書社

桐城吳先生集

17



廣陵書社

左
傳
點
勘
(二)

都門印書局
十二卷

左傳卷九

襄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

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

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公作羊

合 秋楚公子壬匡作王正俗 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

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

罃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

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

禮儀

賈疏之
作焉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
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
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
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

倭庫本
命作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或釋文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

爾雅注
櫝作榱

以自爲櫬與頌琴季

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

孫於是爲不

一作不爲不

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

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

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

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

服本力
作功

與言其誰

與合下復會于戚爲一章穆叔聘宋節別出

暋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

左傳

襄公

三

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

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

吳合下至士宮爲候奄
爲一章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
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
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

庫

本揚

作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

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

左傳

襄公

五

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黃生云斯當讀爲斯

臣聞師衆以順爲

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

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

七月戊子夫人嬀作公羊嬀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嬀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
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